

谁都有秘密，那些秘密就像鲜艳瑰丽的罂粟，
明知是毒，却让你欲罢不能地中毒……

爱她

请藏好你的

谭天
TAN TIAN
著



谭天 联手出击 纳兰若夕

开创世界文库新格局

《爱她，请藏好你的秘密》——他笔下的“80女”
《爱他，请藏好你的秘密》——她眼中的“80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爱她

谭天

著



请藏好你的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她,请藏好你的秘密/谭天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12

ISBN 978-7-5125-0296-3

I. ①爱… II. ①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1415号

爱她,请藏好你的秘密

作 者 谭 天

责任编辑 宋亚珏

统筹监制 鄢福路

策划编辑 朱新开 徐 琰

美术编辑 阿 木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4印张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296-3

定 价 22.5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谁都有秘密	01
第一章 暧昧短信来袭	03
第二章 一场美丽邂逅	17
第三章 给猜忌留点余地	31
第四章 神秘“情敌”	47
第五章 艳遇的隐患	59
第六章 谁在试探爱情	78
第七章 小三被扶正	91





目 录 contents

第八章 爱与不爱都是债	105
第九章 闪婚的代价	120
第十章 当思念成为习惯	130
第十一章 战战兢兢的婚礼	150
第十二章 感情债怎么还	159
第十三章 原来是圈套	186
第十四章 尘埃落定的幸福	193
后记 爱她，就藏好你的秘密	218





引子 谁都有秘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或刻意，或善意。

秘密是一个暧昧而又令人心酸的字眼。

因为当你小心翼翼守着一个秘密的时候，那份唯恐别人探知的小心思，也足以似恋爱般让你面红耳热，心跳加速。

可一旦你为了守住秘密而隐瞒或撒谎的时候，又足以令你进退维谷。

其实很多时候，秘密就像是一道选择题，当你选择去守护一个秘密的时候，就像是打开了另一扇窗，那个窗的风景是风雨还是晴天便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了。

可是不可避免的，当你打开这扇窗的时候，同时会不可避免地透进一些风雨。

你为了去守护它，开始隐瞒第一个人，撒第一次谎。

然后你发现，这是一个规则。你要玩这个游戏，就要去遵守这个规则。

那就是不管你想或不想，愿或不愿都要无时无刻地谨记隐瞒。

还有……为了这个秘密，而不停去撒谎。

撒谎绝对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恰恰相反。

如果别人对你的评价是满嘴谎言，那你的前路也基本成了死路一条。

可这个世界谁没撒过谎呢？

你？还是……他？

当你要斥责那个对你撒谎的人时，请别忘记看他的眼睛，你会看见除了谎言，可能更多的是你平时不会看见的爱和温暖。

因为在乎，因为怕受伤害，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无可奈何地撒了谎。

如果你遇见那个为了你的幸福和安逸，而向你撒下那个善意的谎言的人。

那么，请一定记得原谅，记得忘记。



第一章 暧昧短信来袭

庞文俊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把秘书骂得泪眼婆娑。

虽然我的原则是对美女要温柔体贴，但并不代表眼前这个女人在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后我还能春风化雨，装什么狗屁绅士。

他在那边特急切地吼，“卫东，帮哥们捞个人！”

“事儿大吗？”我把电话离耳朵远了点儿。

“我现在手上拎着手术刀，鲜血淋漓地跟你通话，你说事儿大不大！”

我一听，马上严肃起来，不过还是回敬了一句：“你丫有点医德成吗？”

“哥哥，别拿我打擦，紧着吧！救命呢！”

我问清楚事情原委，就让他赶紧治病救人等消息去。打发完长相与智商成反比哭得梨花带雨的秘书，我匆匆离开。

车驶出公司，拐上长安街。我给俱乐部打了个电话，说我十分钟后到。其实我的车程即使不堵车也需要半小



时，但多年养成的习惯，都是催促别人，自己迟到。我曾经为此内疚过，但后来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如果约好某个朋友，你打电话问其位置，说马上到，那就说明刚刚出发；说出发了，那就是还没出门；说出门了，那就是刚从床上睡眠惺忪地爬起来。这事儿，往好了说是为了安慰对方，免得对方着急难耐。往坏了说是人类自我中心的本性。其实，这源于人的一种本能，那就是撒谎。当然，撒谎，绝大多数是为了隐藏秘密。因为，每个人都有太多的秘密。

俱乐部位于西山的一个半山腰大院里，建国初期某位国家领导人曾在这里短暂住过，后来几易其主，无一不位高权重。通往俱乐部大院的路上，有三道部队门岗，看到我的通行证，都动作迅速地抬杠放行。每次按动抬杠遥控器的时候，卫兵都看一眼车牌，一是看看是不是登记车辆，二是看是不是军牌。因为奥迪A8的车挂着军牌，他就避免不了立正敬礼了。我曾经甩给警卫班几条中华烟，有些人颇为熟悉，但是他们换班太勤，生面孔永远层出不穷，说是安全考虑。俱乐部，安置在这样一个屯兵之地，一是为了闹中取静，二是为了安全隐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显示高端与权贵。我是这儿条件苛刻，层层筛选的会员。

我到了俱乐部的门口，门卫敬完礼，大门徐徐打开。一个身材高挑，一身黑色职业装的女人走了出来，她是迎接我的会员经理。

“卫师兄，怎么还不舍得进门啊？”她弯下腰，在车窗外对我微笑着，一如既往的亲切得体。

“安安，我不进去了，你把谭健叫出来，我找他有急事。”

“健少爷今儿又喝美了。”她笑得依旧那么灿烂。

“知道，叫他别开车，直接出来上我车。”我吩咐着她，今天我的确没时间跟她多聊。

她见我表情严肃，马上答应着进去找谭健。看着她婀娜的背影，我有些想下车跟进去的冲动。我之所以不进大门，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太让人贪恋了，来了就会迈不动步。而今天的情形又必须得走，那会是一种不舍与失落，让人有



种酸溜溜的滋味儿。若想克制对一种事物的迷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尝试不接触。没吃过鱼的猫，永远不知道鱼是美味的食物。

谭健一身考究的休闲西装疾步而来，步伐矫健，看来还没有美到高潮。他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上，一股酒味扑面而来。

“怎么着，哪块天又塌了？”他皱着眉，一贯的高贵忧郁范儿。

“文俊的弟弟，赵小勇。台球厅失火，烧死俩人。”

“人在哪？”

“分局。”

“走着！”他说完掏出手机开始摁电话。

凌蓝最近有些矫情，不是莫名其妙的闷闷不乐，就是暴跳如雷的上蹿下跳。像她这种年少得志的女作家，总是目空一切张牙舞爪的惟我独尊。

我语重心长地劝她，“作为一个文人，你不要太轻浮，要喜怒不形于色。”

“你才文人呢，你全家都是文人。”她伶牙俐齿地反击。

我一时无语，现如今文人难道失去地位了吗？虽说现在90后正当红，但是我这80后也还年富力强啊，唉，看来我是退出江湖太久了。

其实凌蓝这样对我是有原因的。那天晚上，我很晚才从俱乐部回来，到家的时候，凌蓝正窝在沙发里看一本叫做《堕落是快乐的》小说，我嘻皮笑脸地批评她看黄书之后，在她的怒视和魔爪下赶紧钻进了浴室。

在我钻进浴室门的一刹那，听到我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嗡嗡响了起来，那是接收到短信的提示音。我的心咯噔一下，“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凌晨两点，无论是谁都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个时间给我发短信的肯定是女人，因为那帮哥们儿半夜三更不定在哪个女人那缠绵呢，要不然就是在哪个KTV或酒吧醉生梦死，就算真有事儿，也一定不会大半夜的发短信这么费事，早就电话招呼过来了，越想心里越不安。我忐忑地洗了两次头发，这才猛地想起竟然连浴液都

没涂就匆匆擦了身子出来了。

谁大半夜发短信？难道是哪个落魄小姐群发揽客的？我一边胡思乱想瞎分析，一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拿起手机，点开收件箱，发现并没有新短信。

“咦，怎么着，安全专家，您帮我过滤了？”我向凌蓝搂过去。

她猛得推开我的胳膊，从沙发上站起来，“啪”地一下把书摔到茶几上，跳下地板头也不回走进卧室。

坏了坏了。我心里默念着，无数女孩的面孔在我脑海里飞速闪过，我快速搜寻比对着谁是这个杀人不见血砍人不用刀的刺客。在我苦于无头绪的时候，手机又响了起来，我心惊肉跳地点开短信。

“好玩儿吧？”一个陌生号码跳了出来。

“什么好玩？”我快速回复，短暂之间猜想刚才她发了什么，并推断她是敌是友。

“刚给你发的闪信呀，我刚学会的，吓你一跳吧！”

闪信，就是那种发送给谁不用点击，自动显示在屏幕上，阅读后信息又不能自动保存的玩意儿。这种东西我早就知道，第一次收到还是凌蓝发给我的，她发的内容简单而暴力：谁看到我的短信我就擂谁！

我当时正在外面和一个美女客户谈生意，她这条闪信就这么如期而至了，吓得我当时手一哆嗦，差点把手机给扔了，左看右看了一圈，以为这丫头躲在什么地方偷偷跟踪我呢，可那种高级会所我知道凌蓝是不愿意去的，她说在那种地方跟马戏团的猴子一样浑身不自在。后来我一想，可能是这丫头在家不好好写小说，研究出什么高科技黑客软件来了，说不定能随时监视我什么的，所以就不敢再造次了。

此时，我最关心的不是对方是谁，而是她到底给我发了什么。就算死，我好歹也得知道是怎么死的啊！况且我还真不想死，我得知道到底是什么内容惹毛了凌蓝，才能想办法去哄她。

想到这，我只得继续跟这个“刺客”斗智斗勇。



“没看到啊，你再发一遍。”我回复了短信，这是实话，也只有这个理由才能让她再玩一回这高科技。

“没看到就算了，反正你也想不起来我是谁。”对方哀怨地回了过来。

“你再发一遍！你再发一遍我就能知道你是谁！”我知道这个时候往前逼一步比说好话商量有用百倍，因为她更期待我是否猜到她的身份，来给予她兴奋或失落。我等待了大概十分钟，手机仍然一声不响，她是在和我比耐心，如果我急迫，定会打电话过去，那样我就可以顺利从声音里猜到她是谁。这也许是她最想要的，但如果我打过去，她就会缠在“猜猜我是谁”这样的游戏中，一定不会轻易告诉我她发了什么短信，这样我就不能回去向凌蓝负荆请罪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只能等下去，女人的耐心高深莫测，长者可达数十年一辈子，短则一秒钟也忍受不了。事实证明，这位“刺客”有着良好的耐心，我颓然地坐在沙发里，攥着手机，像一个埋伏多时等待目标的狙击手，紧张而不安。倘若我空等一场，那就只能另辟蹊径，撤回卧室从凌蓝嘴里套话，当然这是下下策，因为凌蓝在这方面不亚于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王牌特工。

当我近乎绝望，准备去对凌蓝软硬兼施死不要脸地去碰碰运气时，手机响了。

屏幕上闪动着紫色的诡异的光芒，上面赫然跳跃出几个莹莹小字：今天是我们做爱一周年！

我操！

我跳了起来，脑中空白了几秒钟，又把自己重重地扔回到沙发里，一片狼籍。

那天庞文俊给我打完求救电话，我就想好去找谭健。

虽然我也算是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企业家，从上到下认识不少手眼通天的权贵人物，办公桌里的名片是处级一抽屉，厅级一大把，部级一小打儿。但是去公安局捞人这种事，牵扯的因素多，不定机率大，公检法系统跳出个六亲不

认铁面无私谁面子都是鞋垫子的主儿，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到时候谁的神都得给敬成了鬼，麻烦人不说，连关系都得砸了，所以一般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我是从不贸然前往的，尤其是与公安口的人，有一个警察朋友，对于生意人来说，个中微妙，只有当事者才能体会到。

谭健则不同。虽然我们是大学同学，关系好到穿一条裤子。但人生来命不同。他父亲是个能在新闻联播上频繁露脸，出了北京到哪都得戒备森严夹道欢迎的大爷。大爷是我对谭健父亲的尊称，也是戏称，北京话里的大爷的意思很宽广。对于我的这个称呼，谭健自有办法反击，他只要提到他父亲，从不说“我爸爸”，而是直接指着我说“你大爷”。所以每当俱乐部里的人向谭健打听“海里”新动向的时候，他都指着我说“你大爷”说什么什么，“你大爷”去哪去哪调研。他还故意在“你大爷”之后停顿一下再说，每次都惹得大家畅笑一番，我也跟着笑，对此我并不介意，我们是哥们儿。什么是哥们儿，就是开玩笑没轻重、没恶意、没原则、还不兴急的。

到了分局，一个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站在门口等待，见到谭健很是热情，仿佛是为他家串门的亲戚一样，这个局长姓朱，我与他也熟识，他曾是我们读大学时的管片民警，他那时刚在公安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分到派出所当治安民警，开始还有些不满。但很快发现片警的好处，特别是在这片大学林立之地，可谓要酒有酒，要肉有肉，要妞有妞。他那时与我和谭健常混在一起，泡起女大学生来也是生冷不忌、辣手催花。后来谭健给他介绍了一个政法委的处长，他凭着这点关系，攀龙附凤、遍地开花。不到十年，就当上了副局长。所以，他始终觉得谭健有恩于他，总是想要好好请请谭健，因为谭健这人在这方面上一向很低调，不喜欢张扬，所以他一直也没能如愿。

当我一下车看到迎接的是朱局，就知道这事儿算是成了。顺利接出赵小勇，我让他给庞文俊打个电话，然后把一脸无辜的他撵回了家。谭健本想安排安排朱局，朱局却执意要他安排，仿佛不让他安排就要拔枪掏拷子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当然，我和谭健没有回家，因为俱乐部的



神秘诱惑，让我们无法抵挡。

人生总有很多诱惑是无法抵挡的，比如名与利，权与钱，自由与安逸，美女与快感。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大多已拥有如此诸项，偶有不曾拥有的，俱乐部也会帮你得到。这是一个小众中的小众，也是立志越做越小的群体。小而优，少而精，这才是一种尊贵，一种无法取代的优越感。

我冥思苦想，也想不到一年前我与哪个女孩勾搭连环厮扯鬼混在一起。那个号码也一直处在关机状态，为此我安排公司的信息部主管“邦德”去调查。

“邦德”是我给他起的绰号，因为他像特工007詹姆斯邦德一样帮我搜集各种情报。大到对方财产情况、贸易往来、官方背景，小到子女性别、情妇年龄、夫妻状况等等。查出的结果是，这个号码是北京神州行预付费卡，于一个礼拜前在西直门编号0731的报刊亭售出，电话和短信记录只有我一个人，此号码与电子邮件、开心网、淘宝、人人网、腾讯QQ、MSN、网游账号、飞信等均无绑定和关联。

总之，对其主人一无所知，我对这位自称信息安全工程师、红客联盟成员的二十四岁主管的能力还是很认可的。因为他曾帮我搞到过很多需要调查公司才能得到的秘密资料，这对我的事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我让他密切关注这个号码，一有动向随时告诉我。

他惊讶地问：“卫总，这是咱敌人？”

“嗯，死敌。”我坚定地说。

“卫总，你放心，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马上找联盟的兄弟帮忙。”

我向斗志昂扬的他点点头，他转身而去，追寻无形却力大无穷的网络去了。

一个只为一件事，一个人而存在的号码，这预示着什么呢？也许是一种关注，一种牵挂，一种思念。但它更像是一个阴谋。既然是阴谋，就是拥有周密计划，明确目标的。

它的目标是事业的竞争对手，还是爱情的终极杀手呢？很显然，这个阴谋与事业关系不大，但所及爱情，仿佛更令人头疼。风花雪月的场所，我时常辗转流连。工作中，各色女人，我也只是穿行而过，浅尝辄止。

在风流之事上，我和谭健一直奉行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原则。绝崇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话又说回来，都做了鬼了，还风流个鬼？每当谁对某个女人产生感情欲罢不能时，另一个人都要忠言逆耳地出来制止，不为别的，就为《手机》里费墨的那句话：想来想去，还是怕麻烦。

我经常这样劝谭健：“你是中国政坛的明日之星，将来等你正意气风发蒸蒸日上时，网上给你来上几段情史爆料，外加几个‘艳照门’，你的老脸往哪搁啊？”但凡此言一出，他必然能迷途知返，忍痛割爱。虽然他现在每天风流得跟大少爷一般，但他的宿命他的轨迹最终还在政坛。而他每次对我说的话则简单而机械，只是不停地在我耳边重复：凌蓝啊凌蓝。此言一出，可谓大杀四方，我马上就有一种刺痛感，如同唐僧对悟空的紧箍咒，简单而好用，百试不爽。

爱情这个词在我心里，只与凌蓝一个人有关联。其他只是玩玩，但有一个与玩相关联的词，叫过火，没有超强的自制力和外力的阻挠，常人逢玩必过火，过火必惹火，惹火必烧身。我与凌蓝认识在大三时，那时我与谭健已觉得自己大学搁不下我俩了，不停地去其他学校招蜂引蝶。庞文俊那时每天往图书馆跑，他对我们的放荡行径表示不齿。并篡改了一句经典语录：“在你们往肚子里吃进各种口味的口红时，我正在为我的大脑填充知识。”

我嘻笑着回复：“你填充知识将来也只是帮你多尝几种口红而已。”

后来他做了外科医生，我笑着提到此事。他笑着说：“其实学那么多知识都没用，一针麻醉剂下去，一丝不挂地躺在手术台上，想亲想摸随你便。”

我和谭健大吃一惊，叹息他堕落了。他马上解释只是举例说明社会之轻浮。我俩追问他到底这样干过没有，他笑而不语，半晌才喃喃地说，“其实，堕落才是一种快乐。”眼神无限感伤。



匿名短信的事我没有向谭健和庞文俊征寻线索，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谁又能保证守口如瓶不走嘴呢？

让一个人保守秘密的最佳办法，就是不让他知道。

英大精英俱乐部，是一个大学校友会为基础的高级组织。

说它高级是因为它不是所有校友都可以进入，而只能是达到几个条件的才可以成为会员。

首先，英大毕业生；其次，高净值人士（即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再次，必须由两名高年级师兄会员推荐；最后，由俱乐部常务委员会评估审核。另有若干条件。当初我和谭健看到这个条件时，觉得很靠谱，全国所谓的高净值人士也不过三四十万人而已，偌大一个中国，分到小小的一个英大，已是凤毛麟角。只不过在学校时，我们就曾听过这个俱乐部，但大多是一种传言，并不知是否真实存在。直到我和谭健站到森严隐蔽富丽堂皇的俱乐部大院时，才发现这一切是如此真实。

俱乐部的创始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师兄，身家早已过亿，现在仍是学校争相传诵的不务正业恶贯满盈的人物。梁军，大腹便便的样子，有人叫他梁会长，也有人叫他梁主席，但更多人叫他梁胖子。

他第一次见到我和谭健时，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亲切地说：“终于又迎来年轻的生力军了，你们俩是本俱乐部最年轻的会员啊！”

“您也不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我笑呵呵开着玩笑。

“活泼，年轻人就是活泼。难怪常委会极力推荐啊！”他用手挠了挠油光锃亮的背头，语言措词、动作派头俨然一个市委书记。

“常委会？您不是把这当政治局了吧？”谭健对梁胖子的政治派头很是不以为然。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力争把英大精英俱乐部打造成世界顶级富豪俱乐部。”他似乎对我们的态度并不计较，而是畅谈理想规划，可见此人心胸宽

广，并且志向很是高远。这一点从他经营这个俱乐部即可见一斑。了解英大这所学校的人，都知道她并非名校重点，甚至进“211”都是勉强为之，但此学校有着极其宽松的放羊式管理模式，而且与社会结合非常紧密。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有的是人文精神，有的是科研学术，但英大的传统是利益至上，一代代的学生传承的是一种谋取利益的本事。大多数学生进入大学，首先得到的是思想解放和知识爆炸，然后是行为解放和恋爱自由，而英大学生进入校门接受的是上年级师兄教授的各种赚钱手段和培养经济头脑。学习、恋爱之事均居于次要位置。

这样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唯利是图、利益至上的主儿，所以富裕起来的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的钱多数来路不正，最起码第一桶金都带着血腥味儿。这年头，不偷不抢不骗，想一夜暴富，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一直告诫自己，真正带血的钱不要动，但阴差阳错，我的第一桶金还是沾上了血腥，为此我和谭健很是失落，郁郁寡欢了很久。最后，我俩显示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高级素质，把这个意外当做进入商业战场的投名状。从此就算正式入伙了。

对于圈子里一些所谓的前辈“盛赞”我“狼子野心、心狠手辣、辣手摧花、花天酒地”，我心想谁跟你们玩成语接龙的一般见识啊，作为一个新人，不图谁帮一把，只要不被欺负就不错了。

梁胖子，能把英大毕业的这样一群人团结在一起，相安无事且风声水声地撮合成多桩项目，可谓不是凡夫俗子，必有其过人之处。

很快，我们在进入俱乐部两个月后，就领教了他的能量之大，令见惯大场面的谭健都感觉叹为观止。

谈恋爱是一个技术活儿，技术水平高低决定着恋爱的幸福感指数。

在这方面我达不到院士级别，充其量是个高工，如果是院士可能谈上一谈便可把矛盾化解得烟消云散，我不行，但高工有高工的办法。

早上到办公室，我马上叫来秘书Amy，她洋溢着青春朝气，笑容灿烂地走了